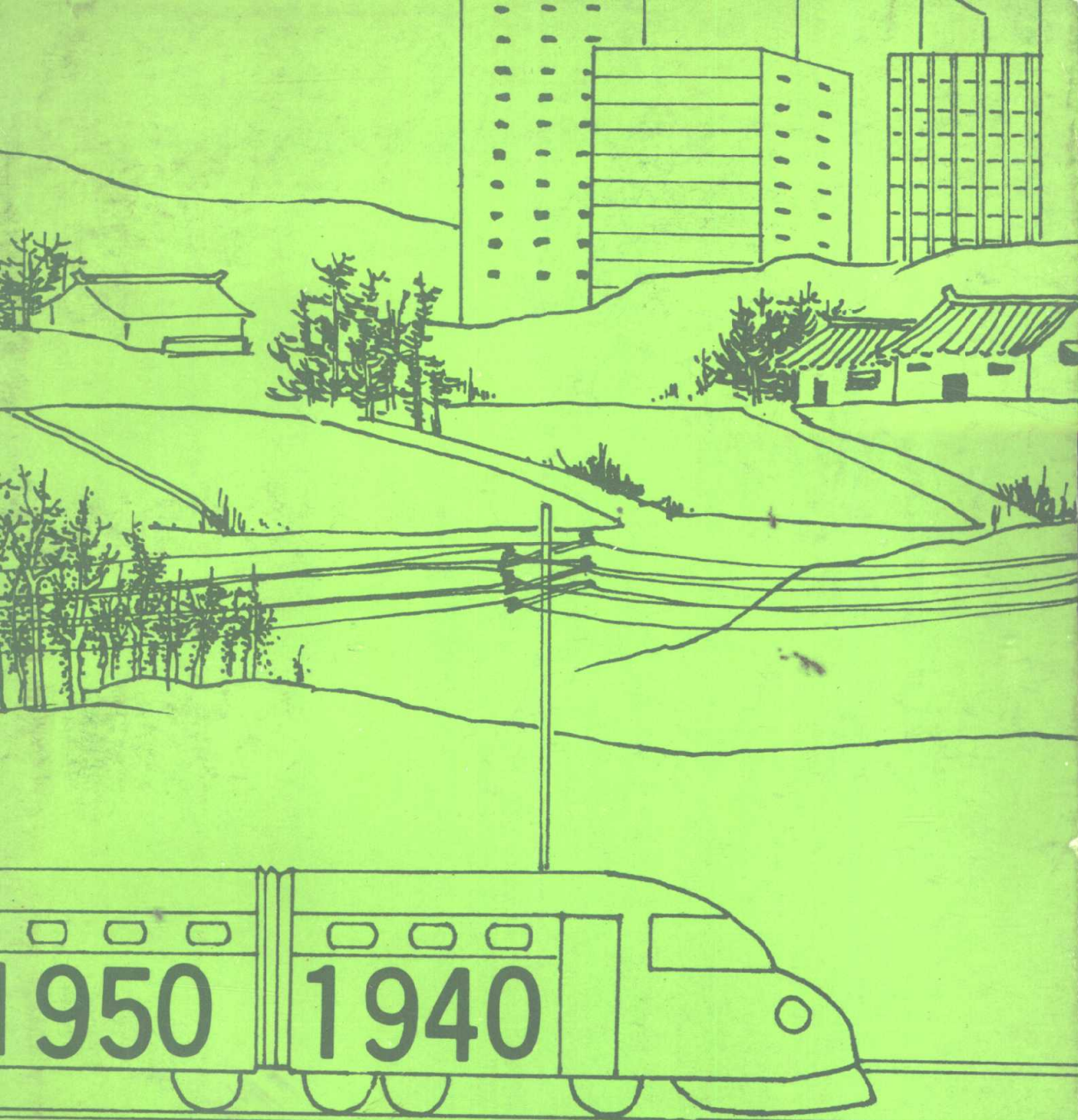




變遷中的新界

鄭宇碩編

1113
C1
548

變遷中的新界

鄭宇碩編著

HS

出

大學出版印務

變遷中的新界

作者

鄭宇碩等

出版及發行

大學出版印務

承印

大學出版印務公司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版

書號

ISBN : 962-7069-04-3

版權所有

序

鄭 永 興

新界租約期滿的問題自然是香港市民所非常關心的。近兩三年來，就這個問題的討論相當熱烈，甚至引起國際間廣泛的注意。

這些討論，當然是香港政府、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所詳加留意的。事實上，香港市民所流露的焦慮、所表示的意願、所希望維護的利益，已產生一定的影響。過去一年，中港英高層

官員的交往顯示最近中國領導人就新界租約期滿問題達致兩點很重要的理解。首先，雖然新界租約將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屆滿，但爲了保證投資者在八十年代中期後繼續投資發展香港，租約期滿問題須要在今後三數年內解決。其次，要消除投資者及本港市民對香港前景的疑慮，須要一個國際承認、在國際法上有約束力的文件；中國領導人「請本港投資者放心」之類的口頭保證並不足夠。

財政司彭勵治去年初在公開的演講中，也談到假設新界租約問題到八十年代中期還沒有完滿的解決，就會對香港的經濟做成不利的影響。港府高層官員這樣的公開表態，一方面反映出問題的迫切，另一方面也顯示港府有意向中國政府稍施壓力，迫其儘早就新界租約期滿問題有所表示。

新界租約期滿問題，當然與香港前途息息相關；但撇開租約來說，新界的發展，亦是香港命脈所在。新界佔香港土地面積百分之八十八左右。在一九六一年，人口僅四十萬；但在八十年代末期，新界人口將劇增至二百五十萬以上，佔當時香港人口百分之四十左右。單就荃灣、沙田、屯門、元朗、大埔與及粉嶺石湖墟六個新市鎮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會容納大概二百萬人。

香港很多重要的工業現已遷往新界，工業發展亦屬新市鎮計劃的一個重要部份。所有新市鎮俱劃有工業區，以提供新市鎮居民就業機會；大埔及元朗更設有工業邨，提供比較廉價的工業用地以吸引投資。葵涌貨柜箱碼頭更屬驕人的成就。目前本港大部份之海外貿易俱透過葵涌碼頭，其吞吐量現居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紐約及鹿特丹。

凡此足證八十年代新界的發展，差不多可以說就是香港的發展。在計劃香港的發展，特別是新界的發展，要有一個長期的通盤計劃；因爲目前大規模的建設計劃，從籌劃、研究、動

工到完成，需時甚久。而這個長期的通盤計劃應主要考慮本港市民的長遠利益，而不應事事掣肘於一九九七年可能發生的變化。

絕大部份市民都希望能在本港安居樂業，特別是房屋與交通這兩個深令本港市民頭痛的問題能逐步改善；在較長遠的將來，這兩個問題的解決，實有賴新界的發展。近年本港經濟所出現的畸型現象——部份工業家結束其事業而從事房地產生意——亦必須正視，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港府的土地政策：港府必須盡速發展新界以提供足夠而比較價廉的土地以滿足工業家與市民的需求。

再者，在廣東省當局大力向本港市民推銷深圳的房地產及發展蛇口等工業區之際，港府的新界發展計劃自必須配合粵省的政策。憑藉廉價的土地及低廉的勞動力，蛇口工業區將會比香港新界的工業邨更能吸引一些需用大量土地的工業。從另一方面來說，蛇口工業區的發展對本港的經濟前景亦可能是有利的。當然，這須要本港各方面的努力去適應新的環境。本港以往工業多元化的努力，一直因為土地缺乏及昂貴的原因而成就不大。現在，在本港的邊界出現了大量廉價的工業用地，許多以前難以想像能被納入本港工業體系中的工業，遂很有可能出現及成長，間接壯大本港的工業基礎。港府現時所應採取的態度，是接受既存的挑戰，重新安排它的工業多元化策略及新界的發展。

爲了應付這些挑戰，港府在統籌新界政務方面遂作出重大的改革。政務總署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成立，由原有的民政署及新界民政署合併組成。港府同時決定從去年四月一日起，將新界民政署轄下有關土地管理的事宜，交由新成立的地政署接管；而新界各主要新市鎮亦設立新市鎮拓展工程處，將發展新市鎮的專業人材集中在一起，在各政務處的合作下，使每

個新市鎮自成核心，以建立新市鎮的架構和社區。

在一九七七年設立的地區諮詢委員會，根據一九八一年提出的地方行政白皮書，改組為地區管理委員會及區議會。去年三月四日，接近十萬選民——稍超過登記選民的半數——選出了第一批新界民選區議員。各方面對這次選舉的評價很不一致，但無論如何是一個令人鼓舞的開始。

要更好地計劃新界的發展，必須深入瞭解過去新界的變遷。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就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新界行政、經濟、社會、交通等各方面的發展，作一分析；重點在討論八十年代港府發展新界的方向及政策，所引起的問題及困難，以及提出改革性的建議。全書十二章，主要由中大及理工學院的同事執筆。原則上盡量利用同事們的專長，就平素研究的問題，作一概括性的專論。

由於各章完稿時間頗為參差，而新界各方面的發展異常迅速，故此若干最近之發展，未及討論分析。希望本書有機會再版時，能加以補正。

此書的出版，多憑大學出版印務公司胡炳慶先生的合作和鼓勵，也得謝謝中文大學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劉麗珠小姐在各方面的幫忙。錯漏之處，自屬難免，尚祈各方不吝指正。

一九八三年二月一日

目錄

序

1	歷史的新界	1
	吳倫霓霞博士 中大歷史系講師	
2	新界租約、新界發展與香港前途	25
	鄭宇碩博士 中大政治與行政系講師	
3	新界鄉議局——回顧與前瞻	43
	李明堃先生 理工學院社工系高級講師	
4	新市鎮建設與政府行政改革	61
	黃鉅鴻先生 中大政治與行政系副講師	
5	評地方行政新模式	73
	黃宏發先生 中大政治與行政系講師	
6	新界工業邨及其與深圳經濟特區之相互關係	85
	劉佩瓊小姐 理工學院商業及管理系高級講師	
7	新界人口：增長、分佈及結構轉變	99
	吳仁德先生 中大地理系講師	
8	新界交通問題的成因、現況和影響	113
	朱劍如博士 中大地理系講師	
9	社會服務與新界居民的生活質素	119
	周永新博士 中大社工系講師	
10	新界的環境污染問題	139
	林健枝博士 中大地理系講師	
11	康樂活動之推廣與郊野用地發展之趨勢	155
	方李慕坤女士 中大地理系講師	

歷史的新界



吳淦堯撰

香港本島、九龍、新界及離島一帶地區位於廣東珠江三角洲東。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二一至公元前二一四年）先後派屠睢及尉佗下五嶺及南越。¹於是，「香港地區」便正式歸入中國版圖，屬南海郡番禺縣。其後歷朝地方行政區域既迭有改革，本地區曾先後隸屬博羅、寶安和東莞等縣。²

明神宗萬曆元年（一五七三年），東莞縣內南頭寨以南一

帶地域，³ 屢遭倭寇和海盜侵擾，加上當地又遠離東莞治所到涌，事急時難得救援。南頭父老深以為苦，便藉巡道劉穩巡察當地時，請求朝廷為該地方另行設治，卒後獲批准。這一帶地域於是便脫離東莞縣，另立為新安縣，並以南頭為縣治。⁴

清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因厲行海禁，南頭一帶居民曾遭強迫徙入內陸。五年（一六六六年），新安縣更被裁併入東莞縣。迨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清廷始撤消遷海政策，新安縣治亦於該年復置。⁵

舊史所記載有關香港地區的資料極少，即地方志，如《廣東通志》、《廣州府志》乃至《東莞縣志》等，對此地區亦甚少記載。《新安縣志》雖為本地區的直接文獻，而所見記載亦不多。加以《新安縣志》與其他縣志相比，內容已較為簡略，而其最後一次纂修為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年）。是年後本區的發展情形，自更無從稽考。凡此在在加深進行本地區歷史研究的困難。

為了彌補史書記載的不足，在搜集資料上，我們不得不廣事爬梳，尤其那些可能遭受散失的地方性資料，更需設法加以網羅。例如區內的族譜、碑刻，以至私人筆記、信札、帳簿等，雖屬殘篇另簡，皆在搜羅之列。

搜集有關新界家譜資料的研究工作，已故史學羅香林教授在一九五〇年已發其端。近年來，這項工作更備受各方重視。中外籍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科的專家學者，都十分重視這類地方性的原始資料。同時，搜集工作亦得到學術機構如美國鹽湖城的家譜學會、英國大英博物院、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等的積極支持。至於碑文研究，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和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資助下，全面性的調查和整理工作已在一九七八年開始，現已接近完成階段。所搜集的各類碑、銘、匾額及木刻等文獻，共達一千三百多篇，將由香港博物館出版。

同時，中文大學數位歷史及社會學者，亦在進行數項口述歷史研究計劃，以新界各處鄉村中的父老或年長的鄉民為訪問對象，把他們過去的記憶紀錄下來，以補充文字資料的不足。

因為地方性資料的搜集和出版尚待展開，而過去研究這地區的歷史學者雖對專題作過深入研究，但有很多可能由於資料的限制，還未曾著手。這使我們要進行一種全面性的研究或概述，著實不易。本文是以此為目的，希望利用新搜集所得的資料，對過去一些未曾著手研究的問題，作初步探討；並期對過去新界的歷史，它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它的聚落和墟市的起源、從清廷的縣治轉為香港政府下的理民政府治理所帶來的行政和社會變化等，作一綜合描述，使讀者能對新界的過去，有一較全面性的瞭解。

一、中國歷史的新界

關於香港在中國歷史上所佔的地位，主要是涉及本區在唐宋時代的對外交通、經濟發展、宋末二帝在本地區的事蹟和清初遷界對本區發展的影響。

對於唐宋對外交通和宋末二帝事蹟，羅香林、簡又文和饒宗頤諸教授已作過頗為深入的研究。從《新唐書》、《東莞縣志》等記載和羅氏的考証，⁶ 我們知道新界的青山灣至大嶼山一帶，在唐朝時已發展成為中國南部的一海上交通要點。青山灣在古時稱為屯門，設有屯田駐守的士兵以防禦海寇。唐代初期，朝廷便在當地置屯門鎮，有守捉使駐紮指揮。當時凡自波斯、阿拉伯、印度和南洋一帶來中國的船舶，都乘東北向季候風航行來廣州。它們多先在屯門停泊，然後再至廣州；回航時，亦先駛抵屯門，然後出中國海。所以屯門成為當時廣州的外港，也是中國對外交通的一要鎮。屯門附近，有很多甚具歷史性的地名，如杯渡山、瑞應山，杯渡寺等均是。⁷ 到了明代，屯門

對外交通的重要性及不上唐時。但爲了防禦海盜，政府在東莞和大鵬灣設立守衛所，而屯門因在兩所之間，在其地設置墩台，後來改爲汛房。可見當時屯門仍具有軍事性價值的，而在交通方面仍居重要地位。武宗正德年間，葡萄牙人數次闖入廣州，他們都是先在屯門著陸。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葡人 Simao D' Andrada 更強在屯門設營寨，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卒被廣東巡海道汪鉉，率大軍到屯門，會同當地居民，將之驅出。⁸ 但從此屯門的地位，亦因沿海交通的衰退，倭寇和海盜的侵擾而日益式微。其軍事上的地位，亦漸爲較北的南頭所取代。至清康熙初年，沿海遷界五十里，施行雖僅數年，然屯門一地更形衰落，舊日古蹟，亦多湮滅。嘉慶年間所修的《新安縣志》「地略節」中列舉此區的聚落，只有屯門、青磚和掃管笏等村。相信不少早期居民，在屯門衰落後，已遷居他地。所以屯門新墟的興起，遠比元朗、大埔等爲晚。青山山腰的青山禪院，是在民國初年在廢棄已久的杯渡庵舊址上重建的。⁹ 不過，近年來屯門已發展成爲一近代市鎮和工業中心，其經濟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在物產方面，本地區也有一些出產在過去頗受重視，其中尤以製鹽、採珠和種香等事的記載最多。就地理環境來說，本地區有些港灣適宜製鹽。根據史籍的記載，本地區在宋代已置有鹽場，設有鹽官。¹⁰ 鹽場中較大的有官富場和大嶼山鹽田；規模較小的有長洲、屯門等處。當時的官富場是廣東所屬的十三鹽場之一。南宋隆興二年（一一六四年）曾一度合併於疊德福場。其監官直隸於廣東鹽課提舉司。羅香林以其地當時駐有水軍一百五十名，推論官富場在宋時的產鹽數量「殆亦不弱」。¹¹ 但據戴裔煊《宋代鈿鹽制度研究》，當時廣東產鹽量差不多是沿海各路中最低的；而官富場的產量，在併入疊德福後，亦不過佔廣東省的百分之四左右。至元朝，官富場改爲官富巡

司，其鹽課冊籍亦附入黃回場；明嘉靖二十一年（一五四二年），黃回場又附入東莞場。¹² 由此至清代，本地正鹽田都歸東莞場鹽司署管轄，這可能是由於產鹽量不及前代之豐的緣故，及到清初遷界事起，鹽業便停頓了。

據《東莞縣志》載，本地區的採珠業開始於五代南漢，當時南漢後主劉鋹在大步海（即今大埔海）設媚川都，用軍事管理方法，強迫鄉人採珠進貢。¹³ 宋太祖即位後，以採珠成本太高而又非上品，便下令廢媚川都；及至宋徽宗，又恢復採珠。自此歷宋、元、明三代，大埔的採珠業時興時廢。¹⁴ 明嘉靖末年，葡萄牙人到澳門通商後，將波斯灣的珍珠運來中國出售，大埔和另一著名珠池合浦的珍珠，從此不再如前般受到重視。到了清朝雍正之後，大埔海的採珠業便停止了。

據《新安縣志》的記載，自明代以來，本地正盛產一種名為莞香的香木，品質優良，並以瀝源堡和沙螺灣兩地的產品最豐。瀝源堡就是今天的沙田地區，而沙螺灣則在大嶼山西端。莞香的出產和出口，以明代為最著稱。據羅香林的研究，本地區當時所出產的莞香，必先運至今日所稱為香港仔的東側海岸，然後運往廣州，再北上長江流域，故知莞香深受廣東和江浙等地人士的歡迎。¹⁵ 但到了清初，遷海令雷厲風行，新安、東莞沿海居民都被迫內遷，到復界後新遷入的客籍農民，大都沒有種植香木的知識和經驗，加上沙田和大嶼山等地又常為海盜所侵擾，所以香業便告停頓。這事業的發展雖告中輟，但在解釋「香港」這名稱由來的許多說法中，有人認為這地區以盛產香木著稱的一說似最為確當。

有關宋末二帝逃離本地區，建立行朝的事蹟，羅香林、簡又文和饒宗頤等都曾廣徵古籍，作過深入的考証。但對於二帝在本地區的行程，他們的駐蹕之處應在今何地等，學者還沒有完全一致的意見。例如《宋史》載：「景炎二年二月，元兵略

廣州，廣東諸侯請降。帝舟次廣之梅蔚，作行宮焉。」梅蔚到底是大嶼山東部的梅窩或是蒲臺島以南的擔竿州，學者尚無定論。¹⁶ 但有關「景炎二年四月，宋帝駐官富場」一事，則從史籍和遺跡的考証，都顯示當時宋王的行宮，就在北帝廟舊址，即今九龍城碼頭涌道以東，譚公道和宋王台道的北端。紀念此事蹟的宋王台山今雖已剷平作公路，但刻著宋王台三字的巨石則移立在啟德機場旁的小公園（宋王台公園）中，以誌遺蹟。此外在九龍城此石以南和土瓜灣一帶，如宋王母梳妝石，宋末晉國公主墓等古蹟，則已隨著城市的發展而埋沒無踪了。¹⁷

「景炎二年九月，帝遷淺灣」。有的研究者提出淺灣是在潮州；¹⁸ 亦有學者認為是澳門西邊沙梨頭水福古社下的淺水灣，但據羅香林、簡又文等本地學者的考証，他們都認為淺灣應在今日的荃灣區內。

「景炎三年二月，帝駐蹕岡州」。關於岡州的所在地，有謂在今香港的大嶼山，亦有謂在廣西的化州，當待進一步的考證。¹⁹ 不過綜合來說，自景炎三年（一二七八年）二月至祥興元年（一二七八年）六月，宋末二帝在本地正曾建立行宮駐蹕，則是事實。今日九龍城一帶尚有這些遺蹟可查。

滿清入關建立新朝後，明遺臣鄭成功及他的兒子鄭經，仍據台灣與清兵對抗。同時，他們更招引沿海居民，協同反抗清朝的統治。清政府對之既難於應付，於是下令將沿海居民遷界內徙五十里。據《新安縣志》所載，「康熙元年二月，大憲巡邊立界，邑地遷三之二。三月差總鎮曹、總統馬督同營兵析界，驅民遷入五十里內地」。康熙二年，又令遷移，「不聽內遷或私自出界者，即被處死」。現在新界大部份地正是在遷界境內，而新安縣治亦因而在康熙五年被裁撤，併入東莞縣。

遷界後，因為沿海空虛，却使鄭氏更容易攻入內陸，而海盜的搶掠也更形猖獗。人民被迫流離失所，客死異鄉，於是當

時的廣東巡撫王來任便向清廷建議撤消遷海政策。清廷終於在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接受建議明命復界。²⁰ 遷界一令，雖然執行不過八年，但對當時民生及日後本區的發展與聚落分佈情況有很大影响。復界初期，因為原有村民流離失散的很多，部份遷入內陸的一時又不敢返回原籍，所以田地荒蕪。清政府有鑒於此，便鼓勵內地農民遷居沿海，在各處落戶。大批客家籍的農民，便從江西、福建、廣東的惠陽、潮州等地，移民進入新界落籍。他們多集中在香港島、九龍半島、沙田、大埔、西貢、大嶼山、青衣島等地。據《新安縣志》所載，當時設立的客籍村落有一百九十多所。²¹ 根據英人在接管新界前的調查，在拓展界內（包括新界、新九龍及離島）共有鄉村四百二十三所，客籍的佔二百五十五。²² 又據一九一一年的人口調查資料，新界客籍人差不多有五萬人，佔當時全區人口的一半。²³

王來任因有功於廣東沿海居民，所以沿海城鄉多設有王來任祠。在新安縣內，據《縣志》所載，王來任祠共有三所，「一在西鄉，一在沙頭墟，一在石湖墟」。不過，在錦田有一所「周王二公書院」，《縣志》中沒有記錄，王就是王來任，周是周有德，後者在康熙年間曾任兩廣總督，也曾主張廢止遷海政策，周且是在復界時直接執行此項工作的官員。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新安縣知縣唐知時，曾為錦田重建周王二公書院，寫了一篇碑記，稱頌周王二公對當地人民的恩澤，該碑現仍保存在書院內。²⁴ 至於在石湖墟的報德祠，是由上水一帶廖、鄧、文、侯、彭等五姓的村民所合力興建，在每年農曆五月十九及六月初一兩天，周王二公的誕辰紀念日中，當地居民在報德祠裡設饌招待五族士紳及有地位人士，可惜這祠已在一九五五年石湖墟大火中焚毀，有關該祠的碑刻文獻，已盪然無存，新祠設在新墟一新樓宇內，每年仍設祭祀。

二、新安縣治時代的發展

至於聚落的形成，從有關本地的文獻和遺跡看來，新界的開發實較香港本島為早。各區鄉村的廟宇祠堂建立在百多年前者不少；鄉民聚族而居更多有數十代以上的歷史，其中如錦田、屏山、厦村的鄧氏、新田的文氏、上水的廖氏、粉嶺的彭氏和上水區附近的侯氏等，都久在新界聚居，他們和當地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也有很大的關係。²⁵ 不過有關他們在本地區的歷史事蹟，史籍少有直接的記載，所以需要依靠其他史料如族譜、私家紀錄、碑刻等文獻的幫助。此外當地父老和其他人士的記憶，對於比較晚近的歷史資料的補充，亦有所裨益。

錦田是鄧族最早定居的地方，也是新界最富饒的地區之一。有關他們的始祖鄧符協和他們的一族在本地區的事蹟，在《新安縣志》和其他地方性文獻、以及宋學鵬的遺著中，有較詳細的敘述。²⁶ 鄧符協本是江西省吉水縣人，北宋神宗熙寧二年（一零六九）中進士，任廣東陽春縣令。他在赴任途中經過屯門，見該地山靈水秀，於是在任滿後便極為喜愛，遷居於屯門灣內的錦田，並把他的曾祖父鄧漢猷的骸骨葬於錦田的丫髻山下，祖父鄧冠則葬在元朗後山背嶺，父親鄧旭葬在淺灣曹公潭（今荃灣青山道九咪的日旭花園）。這些墓地，現在已成為本港著名的風水墓穴和古蹟名勝。²⁷ 鄧符協的子孫不但在新界分佈很廣，而且分支至東莞和中山，這在《鄧氏族譜》中都有詳細的記載。此外，在厦村鄧氏宗祠內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所立的《鼎建贊惠二公祠配享碑》，也曾略述鄧氏遷港源流及分支厦村的情形。鄧族歷史中最為人熟知的是鄧符協的玄孫鄧惟汲，娶妻趙氏，乃南宋末光宗趙惇的姑母，所以死後被封贈為稅院郡馬。²⁸ 他的基地位於元朗坳頭佛凹嶺，但是皇姑趙氏的墓則在東莞。鄧族在錦田興建的五大圍，都是具有歷史性的建

築物。其中南圍和北圍是鄧符協所建。吉慶、永隆和泰康三圍，亦是他的子孫在明代時所建，但可惜現在只有吉慶和永隆兩圍還保存下完整的圍牆。²⁹

分居在錦田、屏山、厦村、龍躍頭等地的鄧族，至十九世紀時，不但擁有上述在新界內最富庶的地段，而且在大埔、青衣島、香港島等處亦擁有不少田地，可說是本區內勢力最大的地主。同時，他們歷來對於發展族人的教育事業，幫助族人獲取功名和進入仕途亦非常重視。據《新安縣志》所載，鄧符協在錦田定居後，便在桂角山下建一學舍，名力瀝書院。雖有關該書院的建造時代及其規範，並無遺蹟及其他文獻作考証。但鄧氏所建的舊學舍而其歷史可追溯的，仍有不少。上文提及的周王二公書院，建於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創建的目的是「既爲恩公崇祀之所，復爲名士文化之堂」。³⁰ 在附近的水頭村內，有二帝書院，建於道光初年，裏面供奉文昌和關帝，是供生員以上族人進修之所。此外，在屏山的覲延書室、述鄉書室、若虛書室和聖軒公家塾；在大埔的敬羅家塾；在龍躍頭的善述書室等，都是建於明末或清代的有名學舍。自宋代以來，鄧族子孫在科舉中考取功名的，爲新界諸族之冠。錦田的鄧文蔚就是本區在清初獲登進士的第一人。³¹ 至於中舉的，宋代有龍躍頭的鄧炎龍，明代有錦田的鄧廷貞，清代更有較多族人中式，至於充貢生的便更多了。在各鄧氏宗祠內部掛有不少科第中式的牌匾，至於登科人仕或以薦羣人仕的也有多人。

散居在河上鄉、丙岡、燕岡及金錢村的侯族，據族譜的記載，是在北宋與鄧族約略同時自番禺遷到今日的河上鄉開基的。但是在縣志、碑文和其他地方文獻中，却甚少有關該族的資料。據倫敦大學人類學家Hugh Baker的研究，侯族始祖定居的地方，無論地勢或土質的條件，都遠不如錦田、厦村等地。³² 清初遷界的影响，侯族所受到的也較大，族人流離失所。石